

【创作谈】

品读古人的诗词炼字艺术

古人写诗词，十分讲究炼字，常常是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。所谓炼字，即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，精心挑选最贴切、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达情意。其目的在于以最恰当的字词，贴切生动地表现人物或事物。如杜甫的“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杜荀鹤的“生应无辍日，死是不吟时”，曹雪芹写红楼梦后曰：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。”都是关于语句字词的揣摩和斟酌，这也是古典文学创作中一种常见的现象，即后人所说的——炼字。炼字的艺术手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下面试举几个例子：

一字传情。用凝练的文字表达丰富的意思。如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(李益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)尽：都。着一“尽”字，写出了征人思乡的人数之多，伫立盼望的时间之长。

以动衬静。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(王维《山居秋暝》)前一句写诗人所见：朗照的秋月，在松林间分外皎洁，投下了斑驳陆离的光影，境界显得极为宁静。后一句写诗人所闻：山泉格外清澈明净，它在石上潺潺流淌，似乎还能听到它叮咚的流水声。用清泉流淌更能反衬“空山”的清幽。

化静为动。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(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)这个“绿”字作动词，写出了春风的气势、力量和作用，境界开阔，色彩鲜明，给人以春意盎然，生机勃勃的美感。

以动写静。如“沙上并禽池上暝，云破月来花弄影。”(张先《天仙子》)月亮本是相对静止的，但因为有了云的飘动，将“月”也写得动起来了。着一“破”字，写出明月冲破云层的动感。“花”本也是相对静止的，着一“弄”字，便将它写得摇曳多姿起来。“弄”字意在点明：

从云缝中探出头来的月亮，把月光洒在花朵上，像给花儿蒙上了一层轻柔的白纱，晚风轻轻地撩拨着含羞带娇的花朵。花儿在月光的映照下摇摆着娇羞柔美的倩影。“破”“弄”两字，将云、月、花三种景物都人格化了，使之有了生命力。

以实显虚，以有形显无形。如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(宋祁《木兰花》)“春意”是只可感知，不可听闻的。春天来了，红色的杏花挤满枝头，诗人就在这幅春景图上着一“闹”字，用拟人手法，把它写活了。这一“闹”字既是绘景，又是写情，它不仅描绘了杏花盛开的艳丽景色，还写出了在春风吹拂下，杏枝摇曳，花儿微动的活泼身姿。

以乐衬哀。如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(杜甫《春望》)鸟语花香，本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，花鸟本是娱人之物，但因感时恨别，却使诗人见了反而泪落心惊。这样以乐景衬哀情，就使哀情更哀了。

一语显旨。如“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(林升《题临安邸》)这两句表面上是说那些宴乐西湖流连光景的游人，陶醉于香风而逍遥自得。实际上这一“醉”字表明了那些忘怀故国的可耻嘴脸。这些人不但志气丧失，甚至连骨气也没有了。凝聚了作者的感慨和激愤。

“炼字”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，黄庭坚诗：“归燕略无三月事，高蝉正用一枝鸣”，“用”字初作：“抱、占、在、带、要”，直到锤炼到“用”字才算定稿定字。滕元发诗《月波楼》有句：“野色更无山隔断，春光自与水相连”，“自”初为“直”，感觉不妥，又做了炼字，惊为妙句。杜工部诗《曲江对酒》有句：“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。”初稿上句做“桃花欲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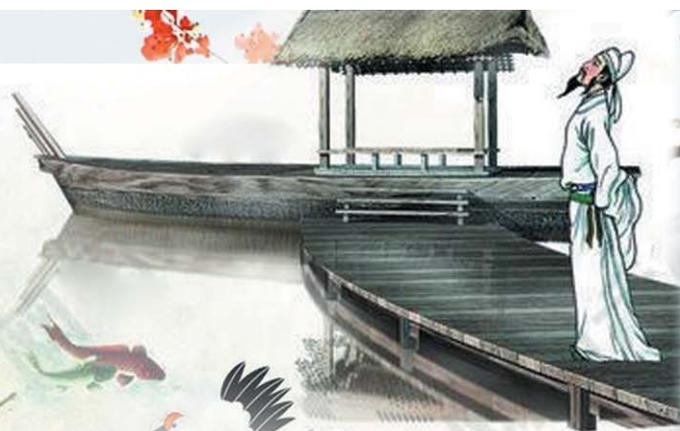
杨花语”，诗人反复琢磨斟酌，终于改“欲共”为“细逐”，改“语”为“落”，如是一改，使此对仗句更工整妥帖，且含意无穷。看得出诗词需要锤炼改之再改！关于炼字的故事也有好多。

年轻的唐朝诗人贾岛去长安参加考试。他骑着驴，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想着自己的诗句。突然，他想到了两句好词：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”又一想，觉得“推”字改为“敲”字更好一些，他想着正入神时，只听得对面喊了一声：“干什么的？”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便被拉下驴，带到京兆尹韩愈面前。原来，他碰见了大文学家韩愈和他的随从，等贾岛把事情说了一遍后，不但没有受罚，反倒引起了韩愈对诗句的兴趣。韩愈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还是敲字好。在夜深人静的画面里，一个‘敲’字，让夜静更深之时，多了几分声响，可谓静中有动；再说，读起来也响亮些，而且这个情景是很美的。”于是“推”字改为“敲”字。后来，“推敲”便成为人们反复考虑的意思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“推敲”故事。

相传，苏东坡与苏小妹及诗友黄庭坚一起论诗，互相题试。小妹说出“轻风细柳”和“淡月梅花”后，要哥哥从中各加一字，说出诗眼。苏东坡当即道：前者加“摇”，后句加“映”，即成为“轻风摇细柳，淡月映梅花”。不料苏小妹却评之为“下品”。苏东坡认真地思索后，得意地

说：“有了，‘轻风舞细柳，淡月隐梅花。’”小妹微笑道：“好是好了，但仍不属上品。”一旁的黄庭坚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依小妹的高见呢？”苏小妹便念了起来：“轻风扶细柳，淡月失梅花。”苏东坡、黄庭坚吟诵着，玩味着，不禁击掌称妙。这样一改究竟妙在何处？我们不妨也来玩味一番。“轻风”徐来，“细柳”动态不显，怎能配得上“摇”“舞”这类较露的动词呢？惟有“扶”字才恰到好处，与“轻”“细”相宜，显得和谐，并且又把风儿人格化了，形象地描绘出了轻风徐来，柳枝拂然的柔态，给人以一种柔美之感。下句中添“映”“隐”也欠贴切。试想，恬静的月亮已经辉满大地，梅花自然没有白天那么显眼。在月光映照下，也就黯然失色了。这样，一个“失”字，就勾画了月色和梅花相互交融的情景，增强了这一诗句的感染力，真是一字生辉。

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写道：“一切诗文，总需字立纸上，不可字卧纸上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立”，其实就是要求诗词的炼字语言是生动、形象、具有立体感的，而不是抽象无活力柔弱的。而炼字这种方式的运用，使诗词语言形象更加栩栩如生，从而表现出绚丽多姿的形象化美感，使作品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。古代诗人为了一个字而反复推敲打磨，千锤百炼，这种一丝不苟的写作精神，对我们诗词的创作应该是有启示了吧。(编者)



【诗词会】

特邀编辑：布风华 宗健

《历山诗苑》2021年优秀作品选(二)



主办：山东诗词学会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□张伟超

复过巫峡神女峰

夜雨巴东岚气浓，
元知相约不相逢。
坐收江水三千里，
数尽巫山十二峰。
神女伶仃应有梦，
谪仙消息本无踪。
悬棺传说通天籍，
毋必辛劳访赤松。

□孙燕

青岛五月风

抖落尘泥出碧丛，
一蓬火炬耀苍穹。
滔滔浪列千帆阵，
灼灼花开五月风。
大道常随天道在，
初心却与此心同。
春潮涌动凭谁记，
最是天边那抹红。

□雷振斌

烟台西海岸社区 掠影(新韵)

千载桃源何处寻，
白沙恬静碧涛深。
竹摇阆苑迎朝日，
人立吟窗送暮云。
海色常因晨雾醒，
月华每向客星匀。
停舟侧耳闻声久，
信是陶公续旧文。

□韩淑静

致敬“七一”勋章 获得者张桂梅(新韵)

素面清癯历苦多，
扎根贫困恁执着。
支边甘把青春献，
授奖兴为大计歌。
家访可曾惜瘦骨，
燃灯不倦忘沉疴。
云山深处频折桂，
誓尽余年筑凤窠。

□梁孝平

喜读十九届六中 全会公报寄怀

百年画卷展辉煌，
履践初心梦正翔。
北斗明星开渺漫，
东方赤帜指康庄。
宏文要义深孚望，
盛会元功讵可量。
公报读来腾热血，
神州更待续华章。

□陈衍亮

寒山寺

老僧轻踏碧波去，
寒士移舟夜泊来。
碑上龙蛇垂壁玉，
庭中松柏点苍苔。
风吹得意浑无句，
路到踌躇一展才。
今向江枫桥畔立，
清芬飘雪仰高槐。

□袁玉军

行香子·依韵唱和 毕彩云老师

衰野铺茵，川岳为邻。
中秋夜、河汉飞银。茶烹竹韵，酒醉诗魂。唱满江红，醉江月，渡江云。
三生情结，一世浮尘。看天际、雁过无痕。悠悠岁月，闪闪星辰。且步花间，弄花雨，醉花春。

□汪冬霖

学习十九届六中 全会公报感吟

望中霞路又铺金，
足可收秋奏凤琴。
灼灼灯高悬一盏，
盈盈梦厚筑千寻。
但凭十个坚持在，
再启百年风雨任。
更驾红船犁雪浪，
初心永作指南针。

□钱惠芳

虞山点将台

暑日寻幽上雒台，
雄风猎猎旷怀开。
砌砖历历王坚策，
垒石层层李广才。
千载云烟随雁去，
万株松柏起涛来。
俯临山水多灵秀，
犹记当年灭寇灾。

□叶明增

喝火令·栖霞怀古

雾满栖霞路，情深佛岭枫。
镜湖斑驳正秋浓。红影碧苔古寺，千载话葱茏。
塔老身依旧，崖高宇半空。
六朝尘事去如风。不记香君，不记客行踪。不记帝官何处，万里水长东。

